

塞外歷險記

于凌波

自北平向塞外推進

民國卅五年九月，我所服務的部隊第十六軍，奉到出發作戰的命令，同時奉命行動的還有一同駐守北平的九十四軍。作戰任務，是在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將軍的指揮下，由北平沿平綏鐵路西進，出居庸關，入察哈爾，收復塞北重鎮張家口。

三十五年九月以前，河北的平、津、保、石地區，在軍事上尚維持著守勢的安定——雖然鐵路線以外，廣大的腹地和農村，都為共軍盤據，但在勝利後這一年中，冀、察、晉、綏地區的共軍主力，忙於應付東北國軍進兵熱河的大戰，以及他們自己發動綏遠及山西的攻勢，所以在河北方面，除了五月間曾攻擊過唐山，七月間曾竄擾過馬廠、滄縣、青縣、南通外，尚沒有發動過大規模的戰爭。

這一年，河北平原上，平漢路北平、石家莊間，北寧路北平、山海關段，都維持著暢通。三十五年元月在北平成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政府、美方、共方也煞有介事似的不斷開會談判

，事實上，共產黨絕不會因任何談判，而改變其奪取政權的目標，只不過藉「軍事調處」，來拖延時間，等待有利時機而已。

而這時——勝利後這一年中，東北、熱河、綏遠、山西却是戰火不斷，這次北平出兵察哈爾的軍事行動，也是由熱河、山西的戰爭而觸發。

熱河地居長城外熱河高原，和塞北高原的察哈爾省相毗連。熱、察二省北接大漠——外蒙古，南撫平津，東接遼寧，西連綏遠，形勢險阻，地位重要，可以說是蒙疆的門戶，華北的屏障。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前，蘇聯根據雅爾達密約出兵東北，劫收東北重工業設備，接受東北數十萬日軍投降，三十五年五月蘇軍撤退之際留下數十萬人的武器裝備資助共軍，察、熱二省亦為共軍聶榮臻、李運昌等部所竊據。

聶榮臻是共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竊據察哈爾後，在張家口設置軍區，成立冀察晉綏邊區政府，以察哈爾為根據地，進而支援熱河，發動綏遠、山西的攻擊。

由於察、熱二省為共軍竊據，隔阻了國軍十一、十二戰區的聯繫，而且撫平津之背，威脅到

冀東遼西走廊，影響到北寧鐵路天津到錦州的安全，東北軍事當局，為了確保東北與華北間的通道，決定由遼西進軍熱河，而這項軍事行動，早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國軍出關接收時即已開始。

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旬，東北軍事當局以五十二軍為左路，十三軍為右路，自錦州出發，向西推進，進兵熱河。

此時盤據熱河的共軍，為熱遼區李運昌部，擁有兵力六個旅及地方團隊等共五萬人左右，而五十二軍及十三軍為國軍精銳，裝備優良，能征慣戰，經過兩個星期的攻擊推進，共軍不支，節節敗退，熱東地區為國軍先後收復。

三十五年元月十三日，國軍進逼赤峯，赤峯當時尚為蘇聯軍隊佔據，國軍為顧慮外交關係，乃繞道而過，二月三日收復平泉，適逢政府下達停戰命令，軍事行動暫告結束，五十二軍返師錦州，十三軍駐守熱東。十三軍因駐地分散，曾屢受共軍猛烈攻擊，軍部所在地平泉亦被圍攻，因十三軍裝備精良，火力極強，終能將共軍擊退，堅守防地。

李運昌部共軍經過一段時間的整補，復得晉

、察方面共軍的支援，五月上旬，又集結五萬之衆，向熱東各地國軍猛烈攻擊。

八月初，綏蒙、晉察共軍姚喆、聶榮臻兩股集結各地支援的共軍賀龍、蕭克、李運昌等股十五萬人，猛攻大同。而熱河共軍爲呼應大同的戰事，攻擊行動更趨猛烈。此時東北軍事當局，亦決定增派兵力，並與十一戰區聯絡，要求共同行動，以攻略省會承德，進而收復熱河。

當時東北出動的部隊，除原駐熱東的十三軍外，另出動了五十三軍、九十三軍及一部份保安團隊，八月二十四日開始行動，五十三軍在左翼，九十三軍在右翼，二十九日克復承德，三十日收復樂平、隆化。九月上、中旬繼克喜峯口、古北口、遵化，預備兵團的九十三軍，亦克復了赤峯。就在這個時候，華北軍事當局亦出兵察哈爾，計畫收復張家口，以打通平綏線鐵路。

張家口又名張垣，是察哈爾的省會，也是平綏鐵路東段的重鎮。張垣東接北平，西連綏遠，北達多倫、庫倫，西南通大同、太原，是長城內外的樞紐，華北的屏障，也是熱河、綏遠、察哈爾三省的樞紐，聶榮臻以此爲根據地，西攻歸綏、包頭，東擾冀東平津，而此時正集結各地大軍，圍攻山西大同。

由於共軍在熱河、山西兩面發動戰爭，察哈爾兵力空虛，最高軍事當局爲徹底摧毀共軍根據地，打通平綏鐵路，乃策劃規復張垣的出兵計畫，命十一戰區部隊自北平出動，西上收復張垣，亦命十二戰區部隊出兵解大同之圍後，沿平綏路東進，作爲策應，這是我們自北平出發作戰的背

景。

三十五年九月下旬，十六軍自北平出發，經大興、昌平縣境，徒步行軍向塞外前進。

步槍走火排長喪命

步兵行軍，戰士們照例是全套裝備——步槍、刺刀、子彈袋、背包、水壺、乾糧袋都要揹在身上。我還好，營部配屬給我一匹騾子，馱著兩隻藥箱和我的行李，我只要揹一個裝急救藥品的紅十字囊就可以上路。我的三名「直屬部下」——一個看護士，兩名看護兵，他們偷懶，把部份行李加在我的行李中放在騾子背上，這樣減輕了他們自己背上的負擔。

我們行經清河鎮、沙河鎮，由昌平縣境，走到平綏鐵路的南口車站。再往前走，到了古代兵家要隘的居庸關。

居庸關古稱軍都關，自古爲太行八徑之一，是歷代備邊的要隘，居庸關的關城有三重，稱爲下關、中關、上關。在兩山夾峙之中，一徑中開，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禦的形勢，平綏鐵路在關城之左，鐵道在半山之上，沿著山勢環轉，漸行漸高。

由南口經青龍橋到八達嶺，要穿越四條隧道，最長的八達嶺隧道長一〇九一公尺。同時鐵路自南口起，以每百尺上升三、三尺的坡度升高，所以由南口到青龍橋這一段，機車是在列車尾部倒推而上。青龍橋車站有詹天佑銅像，詹天佑在民國紀元前，修築完成這條外國工程師都認爲艱鉅困難的鐵路，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

我們大軍是穿越居庸關徒步而過，在兩山對峙的狹徑中，仰望高山峻嶺，上聳雲霄，山上峯巒複疊，雲封霧鎖，萬里長城依著山脊建築，曲折蜿蜒，每隔數十丈有一座望樓，看來雄偉壯觀。

通過居庸關的上關，已置身八達嶺上，八達嶺山高一千四百餘公尺，爲冀、察二省分界，古人有詩詠八達嶺，稱：「平接星斗三千界，俯覽燕雲十六州。」可見其形勢險要。

下了八達嶺，進入察哈爾省的延慶縣境，延慶早年是直隸口北道延慶州，劃歸察哈爾後改縣，縣城位在平綏鐵路的東北，不是我們前進的目標，我們前進的目標是沿著平綏鐵路西進的康莊、懷來。

越八達嶺已是塞外，范仲淹詞稱：「塞下秋來風景異」，極目遠望，一片黃沙衰草，不見綠意，觸目蕭索，一片荒涼。

察省是共軍盤據已久的根據地，共軍當然也偵知了國軍的行動，早在懷來、康莊地區集結下了五、六萬大軍，嚴陣以待，準備與出塞國軍作一場主力拚鬥。

三三五團出關後繼續前進，當晚宿營在八達嶺下幾個不知名的荒村裏，部隊太多無房可住，連中官兵多數露宿，營部官佐共擠在民宅的一間土房中——房外鄰著豬欄，房內土炕上和地面上睡滿了人。入夜後，房中空氣惡濁不堪，不能入寐，我擠下土炕，到院落中透透空氣。

部隊進入敵境，入夜戒備森嚴。是時時序已入九月，塞外早寒，朔風怒號，夜黑如漆，繁星

在天，除偶而有哨兵喝問口令聲外，四周一片死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大戰前的寂靜。

次日黎明早起，用冷水洗一把臉，這時傳令兵通知，營長召集全營官佐，到村口廣場集合，宣佈當天作戰任務。全營官佐三十多人趕到集合場，自動排成兩排，值星官發口令「立正」、「敬禮」，營長示意大家圍成一個圈子蹲下來，我們開始行動。

我的左側是七連中尉排長王蓮芳，他穿灰棉軍服，戴軟軍帽，打綁腿，右肩揹著一枝美式衝鋒槍——這是當時軍官們共同的服裝配備，除了我這個軍醫官揹的是十字囊，不是槍。

我們圍成圓圈蹲下來，在我剛屈膝蹲下時，突然「啪」、「啪」兩響清脆之至的槍聲，自我左耳邊響起。我轉臉驚顧，我左側的王蓮芳已倒臥在血泊中。

原來他在往下蹲的時候，他把揹著的衝鋒槍持在右手，槍口向上，正斜對著他右下顎，他人往下蹲，尚未完全蹲下，而槍座已撞到地面。在前方，彈夾自然是推在槍上，而那種美式短衝鋒槍，彈簧較軟，槍座在地面一震，兩顆子彈衝出槍膛，由他右下顎進入，經腦而出，當場倒下就斷了氣。

全場人圍上來，一個個驚愕變色。但以作戰任務在即，馬上就要出擊，營長命副官派人把他的屍體抬下去暫為掩埋，並說：「作戰任務告一段落，再運回後方安葬。」接著，宣佈作戰任務，部隊立即整隊出發。

在當時，王蓮芳右手持槍往下蹲的時候，他

的槍口向左傾斜，以致子彈進入他的右下顎，如果他的槍口略為向右側傾斜，那麼衝出槍膛的兩顆子彈，不是進入他的腦袋，而是進入我的腦袋中了。

當日部隊出發作戰，數日後胡營長負傷住院，未久升副團長，在河北徐水之役自殺殉國。王蓮芳後運安葬的事沒有人再提到，而他也就永遠安息在八達嶺下的荒野之中了。

王蓮芳，軍校七分校十七期畢業，我記不清他是那省人，但少年英俊，一表人才，死時才二十三歲。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在他遙遠的故鄉，會不會有白髮老母、紅妝少婦，倚閭盼望著遊子歸去呢？

我給王連長報了仇

戰爭開始前兩天，三二五團都是配合友軍作戰，第三天第三營獨立擔當了一項艱鉅的任務，一個營去攻打一座山頭，名叫小孤山。

小孤山是一片連綿山脈邊緣伸出的一个小山頭，山上有共軍的碉堡，山腰兩側有重機槍陣地構成交叉火網，居高臨下，易守難攻。

胡營長指揮部隊，以七、九兩連主攻，利用地形由正面向山脚下迫近，預備部隊跟進，在距離山脚數百公尺處的一條廢戰壕中停下來，我與八連連長王振華並肩立在戰壕中，上半身露在壕外面，我們兩側散立著許多第八連的弟兄，胡營長在我兩人右側二、三十公尺處，手持望遠鏡觀察正面攻擊的情形。

王振華也拿著望遠鏡向前面觀察，他邊看邊罵：「金霽霖這混球，簡直是飯桶，那有這樣攻法？為什麼不派一排人，繞到山後撲上去，先消滅他們的側防機關槍？這樣正面硬攻，要犧牲多少弟兄？你看看——你——」

他說著把望遠鏡遞給我。

王振華口中的金霽霖，是七連連長。王振華驍勇善戰，而胡營長何以派七、九連擔任主攻，單把八連留下？是不是因為王蓮芳未出戰先中槍，怕八連出師不利？這是我暗中猜想。

我對指揮作戰一竅不通，但自望遠鏡中看，也看得出正面攻擊的弟兄，被山上密集的火力，壓得拾不起頭來，有負傷的，也有陣亡伏屍當場。

「前面的人頭都拾不起來，怎麼往上攻？」我說。

「我們有重武器就好了！」他右手握拳擊在左掌上。「幾砲就能把兩側的重機槍陣地摧毀。」

可是那時的步兵營中，只有一个人擁在肩上的六〇小迫擊砲，連較大的八二迫擊砲都沒有。我把望遠鏡遞給他，他接過繼續觀看，又急躁起來，邊看邊說：「不行，這樣不是辦法，這樣弟兄們傷亡太大，我——」

王振華頭戴鋼盔，斜掛圖囊——作戰時裝地圖用的長方形皮包，右肩斜掛著一枝衝鋒槍，槍口向下，我不是戰鬥人員，沒有鋼盔，戴軟軍帽，揹著急救用的紅十字囊，這時正面槍聲密集，流彈四飛，王振華把持望遠鏡的手放下，說：「

我去找營長——」。

他說著頭向前一伸，剛想行動，忽然間一顆流彈飛過來，斜飛過我的面前，在他——王振華的鋼盔右下沿之下，進入他的右太陽穴，他哼都沒哼一聲，人一矮，倒在我腳邊。

我俯身一看，他已經氣絕，我大聲驚叫：

「營長，王連長中彈了。」

胡營長幾個虎跳，到我面前，俯身檢視，已經無救。

他臉色鐵青，吩咐附近的八連弟兄：「把王連長抬到後邊，攻下山頭再安葬他。」

「王連長說……」我忍著眼淚，幾乎要哭出來的說：「分一排人，繞到後邊，摸上去，消滅——消滅他們的側防機關槍。」

我不是害怕，而是悲傷，傷心我的好朋友死了，死得這麼突然與意外。

正面的進攻仍僵持在那裏，山上火力太強，進攻的弟兄們匍匐前進，但被槍彈壓制的不能抬頭，只有紛紛找有利地形掩蔽。

胡營長思索了一陣，他大聲喊：

「郭排長，郭必成！」

「有」，八連排長郭必成在人叢中答應，並迅速的超過別人，到胡營長面前。

胡營長嚴肅的下命令：「帶著你的一個排，機槍連配合一挺重機槍，向右側迂迴，繞出一千五百公尺以外，折向山後面，利用地形摸上去，消滅匪軍的機槍陣地，拿下山頭。」

「是，我要為王連長報仇，拿不下山頭我不來見營長。」

郭必成，湖南騾子，短小精悍，他紅著眼淚堅決的說。

經過一番調動，郭必成帶著一排人，悄悄溜出戰壕，向右側而去，八連的士兵，也早把王振華的屍體，抬向團部駐紮的村子。

王振華，字靖宇，河北人，軍校七分校十六期畢業，身材適中，體格健壯，幹練有為，是二五團最優秀的連長，也是我那段時間朝夕相共的好朋友，死年廿五歲，真正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

郭排長帶著一排人向山後迂迴，胡營長傳下命令，要正面加緊攻擊，以掩護迂迴部隊。

在我們容身的戰壕前面，二三十公尺的距離處，矗立著一個高約三、四丈，圓徑四、五丈的一個大土墩，據說那是古代烽火台的遺跡。胡營長在戰壕中，看正面沒有進展，他忍耐不住，命令他的兩個衛士，揹著電話機衝到烽火台後面，他第三個躍出戰壕，彎著腰向烽火台的背面奔跑，山腰上的重機槍喀喀的掃射過來，只見他奔跑著一頭栽倒，滾了兩滾，停下不動，顯然是中了槍。

他的兩個衛士，自烽火台背面衝回來，拖著他再向前奔，營長負傷，我做軍醫的不能不救，我也跳出戰壕，彎著腰向前衝，山腰間槍聲喀喀，子彈飛嘯，我倒地幾滾，爬起來再跑，終於衝到烽火台背後。

我檢視胡營長的傷，一顆子彈打在他右小腿前面的脛骨上，子彈卡在骨頭裏，我只能用橡皮帶結紮給他止血，用裹傷包把創口包起來，再打

一支止痛針。

到午後太陽偏西的時候，山頭終於攻下來，我也帶著看護班長爬到山上。山頭上屍體遍地，有共軍，也有我們營中的弟兄，自然也有一些負傷待救的，看護班長忙著給受傷的弟兄裹傷，我奔到山頭最高點，在共軍遺留的碉堡外面，找到了最先攻上山頭的排長郭必成，他也負了傷，一顆子彈擦過左頸，留下一條深溝，竟沒有傷到頸總動脈，真是命大。

他靠在碉堡上喘氣，我奔過去給他裹傷，他緊抓住我的手，用哭一樣的聲音說：「醫官，我給王連長報了仇。」

我也抓住他的手，眼中充滿了熱淚。

摸 索 返 莊 阻 於 村 外

我們攻下小孤山之後，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本軍先頭部隊已克復了平綏路上塞外第一大站康莊，三二五團自宿營地整隊出發，向懷來推進，那天下午，三二五團在一個名叫七里河的地方，攻下了一個大寨子，日暮時我們進入寨內，分配防地，埋鍋造飯，當晚在寨中宿營。

第二天早上，戰鬥部隊在村外集合，團長宣佈作戰命令向前攻擊，非戰鬥部隊和後勤人員在村內留守，我是營軍醫，帶著三個看護士兵隨同營長行動。

那時營長胡懷明負傷住院，副營長花景苞代理營長，第三營到達戰場，步兵連向前攻擊，營指揮所設在一片一望無際的葵瓜田中。通訊兵拉線裝上電話，軍械官運來了十多箱彈藥，我們營

指揮所的幾個人，用圓鋸挖了一條溝，或坐或臥的躲在溝中，以躲避正面飛來的流彈。

前線的攻擊，上午似乎進行的很順利，槍炮聲由近而遠，自然是部隊向前推進，偶而有傷兵送下來，經我們包紮裹傷後，再由原護送的人往後送到野戰醫院。

營指揮所中，花副營長不時接電話撥電話，與步兵連和團部之間報告情況和轉達命令，其餘的人，悠閒的靠在戰壕中，有人到壕外摘了兩個向日葵，大家坐在戰壕中嗑葵花子。

午後伙夫送到午飯，大家在戰壕中飽餐一頓。但下午前面的情況不對了，前面槍炮聲遠而疏落，電話連絡不上，派通訊兵去查線，一去沒有音訊，花副營長心中焦急，他要我帶著看護士兵守指揮所——其實就是一部電話機和一大堆彈藥箱，他自己帶著副官傳令兵到前面看看，他這一走，也和兩名通訊兵一樣，一去就沒有消息。

現在「營指揮所」，只剩下我們四個人——我、一個看護上士徐海福、一個看護兵張漢英，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看護兵，名叫董有。我們守著電話機和彈藥箱，一等等到了太陽偏西。而前面遙遠的槍炮聲更加疏落了，葵花田中靜悄悄的，鬼影子都看不到一個，我拿起手搖電話猛搖，那裏也搖不通。

我們再等下去，等到紅日西沉，再等到暮色漸起，前面的槍炮聲由疏落而沉寂，只見葵花叢中，一些由前面下來的士兵，彎著腰，拖著槍，向後方疾走。

看護班長徐海福老於戰場經驗，他看出情況

的不妙，他說：

「警官，情況不對，看樣子是垮下來了，我們走吧！」

「走？那怎麼行？」我搖著頭說：「等副營長回來再說。」

四個人——除我之外，一個看護班長，兩個看護兵，他們當然要聽我的，我們焦急而沉默的等下去。

看著錶，十分、二十分、半個多小時過去了，花副營長一行仍然沒有消息，而前面下來的散兵愈來愈多，這時已夜幕低垂，只見一條條人影，挾著槍，彎著腰向後面埋首疾走，看護班長又說話了：

「警官，我們走，再不走，會被人家活捉去的。」

「走，這一堆彈藥怎麼辦？」我指著身邊的十多箱彈藥問他。

「顧不得那麼多了，命要緊。」

「那不行」，我堅決的說：「我們不能讓八路軍撿去再來打我們，我們把它埋掉。」

「埋掉？我們——」

「一定要埋，我們一起動手。」

在戰場上，這是命令，他不敢再說話，四個人七手八脚的，把彈藥抬到早上所挖的戰壕裏，再用圓鋸挖土掩埋，做到我認爲滿意的程度，我說：「好了，走吧！」

說到走時，天色已晚，天上沒有月亮，疏疏落落的幾個星星，有精力的擠眉弄眼，像是在嘲笑我們這幾個傻瓜。

臨走前，我命看護兵張漢英把電話機線剪斷，把電話機帶走。

我們四個人魚貫而行，徐海福居前，我居第二，兩個看護兵跟在後面，高一脚低一脚的，在葵花田裏，摸索著向我們昨晚宿營的那個村莊走去。

大輾盤下躲到天明

塞外原野，一望無際，那葵花田也大的出奇。田中沒有路徑，我們只能照著大約的方向行走。經過了好一陣子的摸索，我們終於走到一條黃土路上，三五成羣的散兵，都向同一方向進行，我們走到距寨子數百公尺一個岔路口時，另一條岔路上有一副擔架抬過來，擔架上的傷者在呼號，我「職責所在」，不能不問，我問：

「擔架上抬的是什麼人？」

護送的人說：「楊連長，九連連長楊炳秀。」

楊炳秀，我們同營袍澤，也是常玩在一起的朋友，我更不能不管了。

「楊連長負傷了？放下來讓我看看。」

「是警官嗎？」楊炳秀在擔架上聽出是我的聲音，他呼喊：「警官，救救我，救救我，我不行了啊！」

擔架放下來，我俯身檢視，他遍體血跡，一條腿血肉模糊，顯然是炮彈炸斷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呼叫：

「警官，救救我，痛啊！」

我掙脫他的手，吩咐看護班長：

「拿止血帶止血！」又喊看護兵：「拿止痛針來！」

那時用的止痛針，是一種金屬軟管帶針頭的嗎啡針。看護班長做止血的工作，看護兵張漢英打開急救箱找止痛針，小看護兵董有忙擦燃火柴照亮。我拿到止痛針，打開包裝，看護班長已剪開楊連長的衣袖——塞北嚴寒，每人都穿著棉衣、毛衣、絨衣、襯衣，一層層剪開後，我蹲下抓住楊炳秀的手臂，董有又擦燃火柴為我照亮，就在此時，我們正前方的寨子上「咯、咯、咯……」一陣機槍掃射過來。

我忙一針刺下去壓藥液，看護班長一口吹熄了董有手中的火柴，而機槍仍向我們射過來，中間還夾雜著步槍聲，由於距離遠，又在昏夜，自然打不中我們。

我們一撮人驚慌失措，這時又看到走在我們前面的黑影折返來奔跑，還是徐海福有經驗，他衝口而出：

「警官，不對，怕是寨子丟了。」

「丟了？怎麼會？我們出發時不是有人留守嗎？」

他手一指：

「你看寨門口。」

這時寨子裏的槍聲有如千百串爆竹齊放，寨門口火光閃閃，夾雜著手榴彈爆炸及衝鋒槍齊鳴。顯然是寨子中打起來，寨門口有人突圍。

看護班長一把抓住我手臂說：「快走！」拖著我拔腳就奔，兩個看護兵也踉踉跄跄的追過來，抬楊連長的擔架兵也抬起擔架掉頭就跑。

我們一口氣跑了兩三公里，發現黑叢叢的一個村莊。

走近時，有哨兵喝「口令，我們報明身份，詢問對方，才知是三二七團團部所在地。哨兵放我們進村，我們找到三二七團衛生隊，找到該隊警官，我西安醫校的同班同學張培福，培福把我安置下來，並給我們找了些吃的東西。後半夜三二七團也遭到共軍攻擊，我和培福在村裏一家民宅的後院裏，蹲在一個輾米的大輾盤下躲避流彈。

張培福，陝西城固人，三十二年以學生從軍，考取醫校，勝利後我們同在百零九師服務，同

在察哈爾及河北作戰，三十七年同到天津陸軍醫院工作。同考取國防醫學院，由上海同來台灣，自相識至今四十餘年，患難與共，安危相扶持。他如今在台北開醫院，業務繁忙，日進斗金，而我們的友誼老來彌篤。

那天後半夜，我們在大輾盤下躲到天亮，炮聲隆隆，槍聲略略，至天亮而沉寂，到外面詢問，來進攻的共軍已被擊退。而大街上，牆角落，甚至於我們躲避流彈的那個大輾盤的前院，到處遺留有穿黃棉軍服的屍體，原來一部份共軍已衝進村子，經村中守軍予以殲滅，才到處留下了這許多屍體。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江蘇耆宿、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閎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